

“黄茅瘴”含义源流考

——以方志文献为中心的考察

江 震

提 要：“黄茅瘴”是古代最常见的瘴名之一。它以发生地常见的植物为名，主要出现于两广、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。该概念出现在西晋。在明清方志中，“黄茅瘴”呈现出时节和病理上的地域性差别。两广的“黄茅瘴”多发生于农历七月至九月间，所致之病“热瘴”（恶性疟）和“冷瘴”（间日疟或三日疟）皆有。福建西部的“黄茅瘴”多发生于农历九月，所致之病以“冷瘴”为主。江西南部的“黄茅瘴”多发生于农历五月至六月，所致之病以“热瘴”为主。地域开发的推进和医药条件的改善则是其发生的限制性因素。

关键词：黄茅瘴 热瘴 冷瘴 地方志

一 引 言

在古代，人们对于“瘴”有多种命名方式，其中之一为根据特定的动植物命名。这和今人对于疾病的命名之法有异。例如《桂海虞衡志》载：“瘴，两广惟桂林无之……邕州两江，水土尤恶，一岁无时无瘴，春曰青草瘴，夏曰黄梅瘴，六七月曰新禾瘴，八九月曰黄茅瘴……”^①名称不同的“瘴”发生于不同的时节，则相应瘴名中的植物名可能具备相应的物候指向性。这种命名思路，蕴含着古人对于气候、疾病的认知方式。在这些瘴名中，“黄茅瘴”最为典型：它被较为频繁、广泛地提及，是古人认为“尤恶”的“瘴”种；它和“青草瘴”“菊花瘴”等其他瘴名有着程度不一的联系和区别。欲探究古人的相应认知方式，“黄茅瘴”含义的探究或可作为一个切入点。

学界关于“瘴”的既有研究十分丰富。很多相关研究将“瘴”与地理环境、人口迁移等话题紧密结合起来。龚胜生的通代研究勾勒出中国古代瘴病区逐渐南移的历史趋势。^②一系列断代的研究则揭示出两个趋势：在较早的历史阶段，历次人口迁移使得“瘴疠”的认识得以增长和丰富；而在较晚的历史阶段，地域开发又使得“瘴气”退缩。^③后者也成为对特定地域“瘴气”的研究的常见分析模式。^④在这些个案研究中，“瘴气”是地域治理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，其对于地域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

① 范成大著，孔凡礼点校：《桂海虞衡志·杂志》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128页。

② 参见龚胜生：《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》，《地理学报》1993年第4期。

③ 参见龚胜生：《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》，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（自然科学版）1996年第4期；范家伟：《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》，《汉学研究》1998年第1期；梅莉、晏昌贵、龚胜生：《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7年第2期。

④ 参见张陈呈：《试论明清时期瘴气对广西社会产生的影响》，《广西地方志》2007年第1期；周琼：《清代云南潞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》，《清史研究》2007年第2期；周琼、李梅：《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》，《史学集刊》2008年第3期；胡安徽：《地方志视域下的盘江瘴气及其治理》，《凯里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5期。

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从致病机理的角度出发,尝试探讨“瘴”的本质。如萧璠通过多类型的史料,分析山区、水面,以及人体排出的病原体与瘴疠间的关系。^①更多的相应研究则从古代医书出发,既对“瘴”所对应的具体疾病进行探讨,又挖掘出一批古代医书的史料价值。^②另外,也有一些研究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对“瘴”加以论证:“瘴”是来源于中原汉文化的概念,其内掺杂着空间阻隔和边疆意象的意味,甚至是蕴含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的“形象模塑”;现实层面的医药推广,亦会受到关于“瘴”的局限认识的限制。^③尤值得注意的是,已有一些研究成果,综合各个视角,就古人对于“瘴”的认知方式予以探讨,这在研究思路对本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^④

可见,在各个方面,学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“瘴”均已有十分丰富的研究基础。这为从某个瘴名,或者说某种“瘴”出发的更加细化的研究提供了探索的阶梯。“瘴”的含义有两个层次,一为南方山林中致人疾病的“气”,即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一类生态现象;二为人感受这类“气”而生的疾病。以兼顾这两个层次为前提,本文试先梳理“黄茅瘴”的关联概念,并概括分析“黄茅瘴”发生的时节和地点,探析其地域性差异,进而探讨“黄茅瘴”所对应的具体疾病,以及引发“黄茅瘴”的地理基础和“黄茅瘴”的限制性因素;最后,以“黄茅瘴”为例,观察古人对于气候、疾病认知方式的特点。

二 “黄茅瘴”的关联概念和时空属性

晋人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载:“芒茅枯时,瘴疫大作,交广皆尔也。土人呼曰‘黄茅瘴’……”^⑤这是笔者所见传世文献中关于“黄茅瘴”的最早记载。一般认为,“瘴”这个概念出现于魏晋之际。^⑥可见在“瘴”出现后不久,“黄茅瘴”这一概念便已为南方土人所创制。清代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对“黄茅瘴”之“黄茅”做出了定义:“即地筋,黄茅生山冈……秋时开花,结实似菅而色黄多针芒,尤刺人衣……河南通呼曰山草,亦曰荒草,岭南秋深露重,有瘴曰黄茅瘴。”^⑦关于“黄茅瘴”的分布地域,宋代以前的文献多笼统地称其分布在岭南。《桂海虞衡志》中称:“瘴,两广惟桂林无之,自是而南,皆瘴乡矣。”^⑧可见至少到宋代,桂林已非黄茅瘴的分布区。翻阅明清方志,关于“黄茅瘴”记载,主要出现在广东、广西、江西南部和福

① 参见萧璠:《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》,《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3本第1分。

② 参见范家伟:《地理环境与疾病——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00年第1期;范家伟:《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》,《唐研究》第7卷,2001年;左鹏:《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4期;容小翔:《瘴气与突发性传染病》,《中国民族医药杂志》2010年第12期;陈虹:《〈诸病源候论〉中有关岭南医药文献资料的整理》,《吉林中医药》2010年第2期。

③ 参见张文:《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: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》,《民族研究》2005年第3期;张轲风:《从“瘴”到“瘴”:“瘴气”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09年第2期;郑洪:《瘴气地域知识观的形成、传播与影响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20年第5期。

④ 参见牟重行、王彩萍:《中国历史上的“瘴气”考释》,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报告》第38期;王子今:《汉晋时代的“瘴气之害”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06年第3期;马强:《唐宋西南、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07年第3期。

⑤ 嵇含:《南方草木状》卷上,广东科技出版社,2009年影印本,第2页。

⑥ 龚胜生:《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》,《地理学报》1993年第4期。

⑦ 吴其濬: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8《山草类 黄茅》,中华书局,2018年影印本,第178页。

⑧ 范成大著,孔凡礼点校:《桂海虞衡志·杂志》,第128页。

建西部的方志中。

在文献中存在一些“黄茅瘴”的关联概念，试以时间顺序分析之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内称，廉州“州界有瘴名”，“春谓青草瘴，秋谓黄茅瘴”^①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亦称，容州“多瘴气，春谓青草瘴，秋为黄茅瘴”^②。而据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等医书，“黄茅瘴”的发生时间为“季夏讫孟冬”。在这些文献中，“黄茅瘴”或被定义为发生于秋季，或被较宽泛地认为发生于季夏至孟冬，“青草瘴”是与之并举的概念。

在一些宋代文献中，“黄茅瘴”的发生时间被精确到具体的月份。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称：“岭外岚瘴，八月、九月尤甚，谓之黄茅瘴，草黄时，瘴气方盛，十月以后气候始肃。”^③《桂海虞衡志》也提到邕州“一岁无时无瘴，春曰青草瘴，夏曰黄梅瘴，六七月曰新禾瘴，八九月曰黄茅瘴”^④。除了“青草瘴”外，这里还并举了“黄梅瘴”“新禾瘴”等新的瘴名。

据《南方草木状》，“黄茅瘴”又名“黄芒瘴”。在宋以后的文献中，瘴名越发多样，除了与“黄茅瘴”并举的瘴名外，还出现了更多“黄茅瘴”的同义概念。如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内称：“每当八九月，寒暑相搏，晨起岚气蔽天，薄午方散，俗谓禾黄瘴，一名黄茅瘴。”该书还提到，黄茅瘴起的时节，还有“蜂色黄鸣飞成队，人谓黄蜂瘴”，“又木樨开时岚气随香而入，俗谓香花瘴”^⑤。这里，“禾黄瘴”是“黄茅瘴”的同义概念，“黄蜂瘴”“香花瘴”是和“黄茅瘴”同个时节发生，但在性质上有所区别的概念。又如康熙《平乐县志》等方志征引宋人梅挚的话称“春三月青草瘴，夏四月黄梅瘴，六七月新禾瘴，八九月黄茅瘴，又曰桂花瘴、菊花瘴”^⑥；乾隆《怀集县志》则称，岭南瘴疠“九月曰桂花瘴、菊花瘴，又曰黄蜂瘴”^⑦。这里，“桂花瘴”“菊花瘴”“黄蜂瘴”被引以为“黄茅瘴”的同义概念。而清人黄宗起则认为“黄茅瘴”与“菊花瘴”“桂花瘴”存在区别。^⑧

“黄茅瘴”及与其并提的一系列瘴名，在字面上均“随岁时气候而名”^⑨，而“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”^⑩。其中，作为“黄茅瘴”同义概念或疑似同类概念的“黄芒瘴”“禾黄瘴”“菊花瘴”“桂花瘴”，都和秋季有关。但据清代方志相关记载，“黄茅瘴”或并不能简单地与秋季挂钩；翻阅明清方志，其内关于“黄茅瘴”发生时节的记载出现了一些差异，见表1。

① 参见李吉甫著，贺次君点校：《元和郡县图志·阙卷佚文》卷3《岭南道廉州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095—1096页。

② 乐史著，王文楚等点校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67《岭南道十一容州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3190—2191页。

③ 李焘著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、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76《神宗》熙宁九年六月壬子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6763页。

④ 范成大著，孔凡礼点校：《桂海虞衡志·杂志》，第128页。

⑤ 参见李来章著，黄志辉校注：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卷3《气候》，中山大学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53页。

⑥ 黄大成纂修：康熙《平乐县志》卷1《封域气候》，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刻本，第37页。

⑦ 顾旭明修，唐廷梁纂：乾隆《怀集县志》卷1《舆地志》，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刻本，第35页。

⑧ 参见黄宗起著，江汉洪点校，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：《知止盒笔记》卷1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7页。

⑨ 吴志绶修，黄国显纂：乾隆《桂平县志》卷首《分野气候》，乾隆三十三年刻本，第4页。

⑩ 范成大著，孔凡礼点校：《桂海虞衡志·杂志》，第128页。

表1 江西南部方志所见“黄茅瘴”持续时间表

志书名称	各种瘴气的持续时间	“黄茅瘴”持续时间
嘉靖《南安府志》	二三月有青草瘴，五六月有黄茅瘴，九十月者有新禾瘴。立冬以后，“岚雾始衰，瘴疠无矣”	农历五月、六月
天启《赣州府志》	二三月者有青草瘴，五六月者有黄茅瘴，八九月者有新禾瘴	农历五月、六月
同治《龙泉县志》	俗传二月三月有青草瘴，五月六月有黄茅瘴，九月十月有新米瘴	农历五月、六月
光绪《上犹县志》	二三月有青草瘴，五六月有黄茅瘴，九十月者有新米瘴	农历五月、六月

说明：本表内容根据方志中的相应记载整理而成^①

在江西南部的方志中，一年中的瘴气分别为青草瘴（二、三月）、黄茅瘴（五、六月）和新米瘴（又写作“新禾瘴”，主要在九、十月），“黄茅瘴”属于中间阶段。

表2 闽、粤、桂方志所见“黄茅瘴”持续时间表

志书名称	各种瘴气的持续时间	“黄茅瘴”持续时间
康熙《电白县志》	三四月间有青草瘴，七八月间有黄茅瘴	农历七月、八月
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	八九月有黄茅瘴	农历八月、九月
康熙《平乐县志》	春三月有青草瘴，夏四月有黄梅瘴，六七月有新禾瘴，八九月有黄茅瘴	农历八月、九月
乾隆《马坪县志》	春三月有青草瘴，四五月有黄梅瘴，六七月有新禾瘴，八九月有黄茅瘴	农历八月、九月
雍正《广西通志》	春三月有青草瘴，四五月有黄梅瘴，六七月有新禾瘴，八九月有黄茅瘴	农历八月、九月
乾隆《化州志》	四五月有青草瘴，八九月有黄茅瘴，皆“凶岁始发”	农历八月、九月
光绪《新宁州志》	二三月有青草瘴，四五月有黄梅瘴，六七月有新禾瘴，八九月有黄茅瘴	农历八月、九月
康熙《瓯宁县志》	三月有青草瘴，九月有木樨瘴	农历九月

^① 参见刘节修：嘉靖《南安府志》卷7《天文志》，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刻本，第7—8页；谢诏纂：天启《赣州府志》卷1《舆地志一》，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刻本，第6页；王肇渭修，郭崇辉纂：同治《龙泉县志》1《地理志上》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刻本，第5页；叶滋澜修，李临驯纂：光绪《上犹县志》卷1《星野志》，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校补刻本，第12页。

(续表)

志书名称	各种瘴气的持续时间	“黄茅瘴”持续时间
乾隆《建宁县志》	三月有青草瘴，四月有黄竹瘴，五月有荷花瘴，九月有桂花瘴	农历九月
乾隆《桂平县志》	春三月有青草瘴，四五月有黄梅瘴，六七月有新禾瘴，九月有黄茅瘴	农历九月
乾隆《庆远府志》	三月有青草瘴，四五月有黄梅瘴，六七月有新禾瘴，九十月有黄茅瘴	农历九月、十月
嘉庆《广南府志》	春夏有青草瘴，秋深有黄茅瘴，直至霜降后乃消	秋深
《粤述》	春有青草瘴，夏有黄梅瘴，秋有新禾瘴，冬有黄茅瘴，“四时不绝，而春冬尤甚”	冬季

说明：本表以“木樨瘴”“桂花瘴”“黄茅瘴”互为概念（“木樨”即“桂花”），内容根据方志中的相应记载总结而成^①

由上表可见，在福建西部的方志中，无“黄茅瘴”的写法，而有发生于九月的“木樨瘴”“桂花瘴”。两广的方志关于“黄茅瘴”持续时间的记载最多，其多出现在七、八、九月3个月间，也有出现于冬季的。出现得最多的瘴名序列是：青草瘴（以三月为主）—黄梅瘴（以四、五月为主）—新禾瘴（六、七月）—黄茅瘴（八、九、十月）；较为简化的序列则为“青草瘴”（春夏，三、四、五月）—“黄茅瘴”（秋，七、八、九月）。在两种序列里，“黄茅瘴”都是发生时节最迟的那一个。

由此可见，在江西、福建和两广，无论是在“黄茅瘴”的发生时间上，还是在全年瘴名的序列上，都存在一些差异。在不同的地区，“黄茅瘴”或早在盛夏即起，或晚于冬季方生，但“黄茅瘴”同义概念或疑似同类概念都和秋季的物候现象有关。这一矛盾的出现，体现了“黄茅瘴”这一在字面上简明的概念，却具有相对复杂的意涵。

三 宋以后“黄茅瘴”的病理定位及其地理基础

“黄茅瘴”作为一种生态现象，其对地域社会所造成的最直接、最重要的影响是瘴病。而无

^① 参见郭指南纂修：康熙《电白县志》卷1《建置沿革志》，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增修本，第6页；李来章著，黄志辉校注：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卷3《气候》，第53页；黄大成纂修：康熙《平乐县志》卷1《封域气候》，第34页；舒启修修，吴光昇纂：乾隆《马坪县志》卷1《天文》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重刊本，第5页；金拱修，钱元昌纂：雍正《广西通志》卷2《气候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51页；杨芬纂修：乾隆《化州志》卷1《舆地》，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刻本，第5页；戴焕南修，张灿奎纂：光绪《新宁州志》卷1《舆地志》，光绪五年刊本，第16页；邓其文纂修：康熙《瓯宁县志》卷1《形胜气候》，康熙三十二年刊本，第28页；周燝修，陈恂纂：乾隆《建宁县志》卷4《气候》，乾隆二十四年刻本，第14页；吴志馆修，黄国显纂：乾隆《桂平县志》卷首《分野气候》，第4页；李文琰修，何天祥纂：乾隆《庆远府志》卷1《舆地志下》，乾隆十九年刻本，第8页；何愚纂修：嘉庆《广南府志》卷1《星野》，道光五年（1825）刻本，第5页；陆祚蕃著，闵叙辑：《粤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7页。

论是生态现象，还是具体的瘴病，都具备着一定的地理基础以及限制性因素。

在宋以前，“黄茅瘴”所指代的疾病十分宽泛。隋人巢元方认为黄茅瘴“犹如岭北伤寒”^①。张文和冯汉鏞从《北梦琐言》《圣济总录》等文献出发，认为“黄茅瘴”为晒中毒导致的脱发疾病。^②但在宋及以后，“黄茅瘴”病理定位虽依然较为宽泛，但或有所收束。宋人梅挚的一番话被多种明清两广地区的方志所引，方志中称这段话出于其著作《瘴解》，查此书已佚失，故只能就引文直接展开分析，引文如下：

宋梅公挚曰：……四时晴霁便热，或有风雨，俄顷便寒，将护稍失，百病横生……一岁无时无瘴，春三月青草瘴，夏四月黄梅瘴，六七月新禾瘴，八九月黄茅瘴，又曰桂花瘴、菊花瘴。土人以黄茅尤毒，荒野冈阜，无他草木，惟茅生之叶端焦黄，时暑湿郁然，人行茅间，为气所欣，昏眩烦渴，身热头疼。且数十里无木阴可息，又无井泉过，潢污陂潦，不得已必杯饮。暮夜无逆旅，野次风雨中，幸至州县，又无医药，尝以委顿。他瘴大率类此。^③

这段引文详细描述行人中“黄茅瘴”时的症状。《岭南卫生方》中有极其类似的记载：“夫热瘴，乃是盛夏初秋，茅生夹道。人行其间，热气蒸郁，无林木以蔽日，无水泉以解渴，伏暑至重，因而感疾。”可见在古代医学的视野中，至少有一部分“黄茅瘴”所导致的疾病应是“热瘴”的一种。《岭南卫生方》中又提到：“重者，蕴热沉沉，昼夜如卧炭火中，谓之热瘴。”^④《岭南卫生方》中所称的“热瘴”所起的时间是“盛夏初秋”，梅挚则称“黄茅瘴”起于八九月。可见作为“热瘴”的“黄茅瘴”，在农历六月至九月均可能发生。

但同样是八九月时所起的“黄茅瘴”，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描述了另一种致病过程：“每当八九月，寒暑相搏，晨起岚气蔽天，薄午方散……大抵宜咀姜饮酒，勿饱食，勿昼眠，若或不谨，便易成疾。”^⑤这和《岭南卫生方》中“轻者，寒热往来，正类疟症，谓之冷瘴……至于冷瘴，或寒多而热少，或寒少而热多，亦有叠日间日之异”^⑥的描述存在相合之处。故可以推断，有部分“黄茅瘴”所导致的疾病，可能属于“冷瘴”，即现代医学中的“间日疟”或“三日疟”。《广东新语》内称：“岭南多雾瘴……岭南之雾，近山州郡为多，自仲春至于秋季，无时无之……寒暑相搏，但为疟疾而已。”^⑦由此可见，和“热瘴”一样，“冷瘴”发生的季节也相当宽泛：起于仲春，而至秋季。

一些江南南部和福建西部的方志在记载“黄茅瘴”发生时间的同时，也记载了瘴起时的天气条件。从中或可推断两地“黄茅瘴”生发的地理基础，以及“黄茅瘴”所对应的瘴疾，见下表。

① 巢元方著，刘宇、孙冬莉点校：《诸病源候论》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358页。

② 参见冯汉鏞：《瘴气的文献研究》，《中华医史杂志》第11卷第1期；张文：《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：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》，《民族研究》2005年第3期。

③ 黄大成纂修：康熙《平乐县志》卷1《封域 气候》，第37页。

④ 释继洪纂修：《岭南卫生方》，中医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影印本，第8页。

⑤ 李来章著，黄志辉校注：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卷3《气候》，第53页。

⑥ 释继洪纂修：《岭南卫生方》，第8页。

⑦ 屈大均著：《广东新语》卷1《天语·雾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影印本，上册，第22页。

表3 江西南部方志所见“黄茅瘴”起时天气条件表

志书名称	瘴起时间	瘴起时及其之前的天气条件
嘉靖《南安府志》、 天启《赣州府志》	农历五六月	每岁正月雨水以后，阴霾日多，晴霁日少……三四月暴雨时作……夏至后少雨。俗云夏雨不过篱……芒种以后，日迫于暑，乃若四月蒸郁为甚
同治《龙泉县志》	农历五六月	四月梅雨蒸涛。俗称烂梅天……夏至后少雨或骤雨。俗云夏雨不过篱。五月大雨，川谷滔涨，俗呼为端午水。至是始可御絺。六月炎热时雨，即晴或大水，俗云六月大小暑水
光绪《江西通志》	农历五六月	岭南之人呼过云雨为“天笑”，六月多有，故又曰“火雨”，赣人亦呼“过云雨”，言其不能久也，而所谓“天笑”，必淫雨乍止，若将有晴，乃谓天笑
光绪《上犹县志》	农历五六月	春夏之交，阴雨连绵，有经数旬者，人颇苦之……夏至后少雨。俗云夏雨不过篱，为分龙雨。立秋后晴雨时有……芒种后日迫于暑

说明：本表内容系对方志中的相应记载辑录而成^①

由表3可见，在江西南部，五六月份并没有集中的降水，而是晴雨相间，而在五六月之前，存在着较长时间的降水，这为“热气蒸郁”提供了条件；同时，这一时段正是一年中暑热时期的开始阶段。上文提到，“热瘴”是因人长久地暴露在暑气之中而生，那么可以推断，江西西部五六月份的“黄茅瘴”所导致的疾病可能以“热瘴”为主。

表4 福建西部方志所见“黄茅瘴”起时天气条件表

志书名称	瘴起时间	瘴起时及其之前的天气条件
康熙《瓯宁县志》	农历九月	入春即和正，且贺节者或以扇。四月衣絺绌，至九月而止。……山间四时多雾，至午方消，春秋冬三时尤甚，中其气者能使人疾。……四时之交，寒暄不时，坐卧衣服一失其宜即感冒伤寒，轻则令人发疟
乾隆《建宁县志》	农历九月	初夏犹思挟纩，天中节后，渐觉炎整至于秋中，蒲箠絺衣不离……阳乌既耀，蚊蚋时飞，四时之交，寒暄靡定，调节少乖，每至发疟，山间多露，停午方消，或岚气蔽空，谓之落沙

说明：本表内容系对方志中的相应记载辑录而成^②

① 参见刘节修：嘉靖《南安府志》卷7《天文志》，第7—8页；谢诏纂：天启《赣州府志》卷1《輿地志一》，第6页；王肇渭修，郭崇辉纂：同治《龙泉县志》1《地理志上》，第5页；曾国藩修，刘绎纂：光绪《江西通志》卷43《輿地略一》，光绪七年（1881）刻本，第17页；叶滋澜修，李临驯纂：光绪《上犹县志》卷1《星野志》，第12页。

② 邓其文纂修：康熙《瓯宁县志》卷1《形胜气候》，康熙三十二年刊本，第28页；周燦修，陈恂纂：乾隆《建宁县志》卷4《气候》，乾隆二十四年刻本，第14页。

又,由表4可见,在福建西部的九月,记载中都称这一时期“寒热不定”,同时多雾天和露水,这正符合“冷瘴”滋生时“寒热往来”“岚气蔽天”的天气特征。所以,九月发生在此区域的黄茅瘴所导致的疾病可能以“冷瘴”为多。

由此可见,如果从病理的角度看,“黄茅瘴”这一概念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(见下表)。

表5 明清“黄茅瘴”地域性特征表

地域	“黄茅瘴”持续时间	“黄茅瘴”所致之病	“黄茅瘴”生成及致病的天气条件
广东、广西	主要为农历七月、八月、九月	热瘴(恶性疟)和冷瘴(间日疟或三日疟)兼有	——
江西南部	农历五月、六月	热瘴(恶性疟)	暑热,有较多晴日,潮湿
福建西部	农历九月	冷瘴(间日疟或三日疟)	寒暖不定,多雾

由上表可见,无论是对应“热瘴”还是“冷瘴”,“黄茅瘴”和各种类型的疟疾存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。张文认为“黄茅瘴”和疟疾无多大关系。^①但显然,在明清方志中,较之脱发病,“黄茅瘴”与疟疾关系更大。

于此同时,可由“黄茅瘴”的病理定位去反观它的关联概念。据《方輿胜览》,翁源县“在万山之间”,“地峻山高,岚气四合,朔风初厉,则黄蜂四集,蔽塞窗牖,土人谓之黄蜂瘴”^②。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对“黄蜂瘴”的描述则为八九月黄茅瘴起时,“有蜂色黄鸣飞成队。人谓黄蜂瘴”^③。又据崇祯《肇庆府志》:“木樨,俗概呼桂花,八九月山中气裂闷,人呼为桂花瘴。”^④乾隆《恩平县志》也有类似描述,并称桂花瘴“惟槟榔解之”^⑤。《广东新语》则称“暑雨冲激,其气毒淫,瘴之所结,蓊勃如云……当木樨开时,山岚气随之而发”^⑥。由此可见,“黄蜂瘴”更倾向于一个纯粹的物候现象。槟榔可解疟疾,则“桂花瘴”和“黄茅瘴”可能存在相似的病理定位。

除气象因素外,一定的下垫面条件也是引发“黄茅瘴”的地理基础。据康熙《平乐县志》,“黄茅瘴”的易感人群为“行旅劳役之人”,而“贵人静女率多无恙”,若能“慎起居,禁奢欲,啬精气,养空虚,虽以昭州为中原可矣”^⑦。而古代医书中对人中“热瘴”的过程的描述,正是在一个行旅的情景中展开的。

许多明清方志中则有称“黄茅瘴”城邑少而山区多的记载,试举例如下:

① 参见张文:《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: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》,《民族研究》2005年第3期。

② 参见祝穆撰,祝洙增订,施和金点校:《方輿胜览》35《广东路 韶州》,中华书局,2003年,第633页。

③ 李来章著,黄志辉校注:《连阳八排风土记》卷3《气候》,第53页。

④ 陈烜奎等纂修:崇祯《肇庆府志》卷10《地理三》,崇祯六年(1633)刻本,第23页。

⑤ 石台修,冯师元纂:乾隆《恩平县志》卷9《物产志》,乾隆三十一年(1766)刻本,第25页。

⑥ 屈大均著:《广东新语》卷1《天语雾》,上册,第22页。

⑦ 黄大成纂修:康熙《平乐县志》卷1《封域 气候》,第34页。

五六月者为黄茅瘴……然亦多山谷间，而近城郭俱少。^①

(瘴气) 深山叠嶂为盛，城郭为轻。^②

密迩郡城，地方居民稠密，烟火相望，(瘴气) 视他处为稍减……^③

五岭以南，号曰炎方，乃其高冈叠嶂，左右环合，故郁而为岚，惟全州近湖湘，穷冬多雪，气候似中州，而桂林次之……左右两江以及昭梧郡居平旷者犹或差胜。若城依岩谷，或近卑湿，崎岖迫阨，间有近午方见日色者，至若蛮溪獠洞，草木蔚荟，虺蛇出没，江水有毒，瘴气易染。^④

(发瘴之地) ……地俱系蛮溪獠岗，深箐密布……^⑤

至于二月青草瘴，八月黄茅瘴，是殆庾岭未开，辐辏□集，草木蒙密，因有此瘴疠之气。而今固已无矣。^⑥

其高冈叠嶂，左右环合，烟雾壅蔽，郁而为岚……依山城市有近午方见日者，皆瘴为之也。^⑦

较之城郭，山区层峦叠嶂，植被茂密，易生雾气。较之山区，城郭及其附近人烟密集，更加具备行“慎起居，禁奢欲，啬精气，养空虚”等预防措施的条件。至于何以今时“瘴疠之气”则消，其中的一大原因或为医药的推广。

在隋代的岭南，若中瘴气，则“土人连历不瘥，变成此病不须治也；岭北客人，犹得斟酌救之”^⑧。到了宋代，针对“黄茅瘴”的多种疗法已经被归纳出来，可直到宋元之际，这些疗法在两广的推广程度仍然有限，以至出现“人过桂林以南无医药”^⑨、“幸至州县，又无医药”^⑩的记载。但到了明清时期，针对瘴病的医药已得到较大推广。^⑪“黄茅瘴”也不例外：而在清代的方志中，存在一些土人在患病之后并不服药，而是祭祀鬼神的记载，以及“亟脱亟着，胜如服药”等预防瘴病的民谚。

综上所述，特定的气象条件、群山叠嶂的地形和茂盛的植被，共同构成“黄茅瘴”生发的地理基础，而有限的地域开发程度和医疗条件，又引动作为一种生态现象的“黄茅瘴”对人类社会的影响，进而产生瘴病。归纳相应的瘴病可见，“黄茅瘴”在病理上的定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地域差异性。

结 论

无论是作为一种生态现象，还是作为地方病，“黄茅瘴”都是一个指代对象较为宽泛的概

① 谢诏纂：天启《赣州府志》卷1《輿地志一》，第6页。

② 黄大成纂修：康熙《平乐县志》卷1《封域气候》，第34页。

③ 甘汝来纂修：雍正《太平府志》卷2《气候》，雍正四年（1726）刻本，第1页。

④ 胡醇仁纂修：雍正《平乐府志》卷4《山川》，雍正四年刻本，第80—81页。

⑤ 李文琰修，何天祥纂：乾隆《庆远府志》卷1《輿地志下》，乾隆十九年刻本，第8页。

⑥ 陈志仪纂修：乾隆《保昌县志》卷3《輿地志》，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刻本，第21—22页。

⑦ 戴焕南修，张灿奎纂：光绪《新宁州志》卷1《輿地志》，光绪五年（1879）刊本，第16页。

⑧ 巢元方著，刘宇、孙冬莉点校：《诸病源候论》，第358页。

⑨ 释继洪纂修：《岭南卫生方》，第8页。

⑩ 黄大成纂修：康熙《平乐县志》卷1《封域气候》，第37页。

⑪ 参见牟重行、王彩萍：《中国历史上的“瘴气”考释》，《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报告》第38期。

念。从总体上看，岭南地区是“黄茅瘴”的集中分布区，江西南部、福建西部等地是它的分散分布区。在明清方志中，两广的“黄茅瘴”多发生于农历七月至九月间，所致之病“热瘴”（恶性疟）和“冷瘴”（间日疟或三日疟）皆有。福建西部的“黄茅瘴”多发生于农历九月，所致之病以“冷瘴”为主。江西南部的“黄茅瘴”多发生于农历五月至六月，所致之病以“热瘴”为主。“热瘴”易发于高温潮湿的夏日，“冷瘴”易发于寒热不定且多雾潮湿之日。群山叠嶂的地形和茂盛的植被则为“黄茅瘴”的发生提供了下垫面基础。

在命名方式上，它及其关联概念可能都是约定俗成的称呼，这也导致此概念能够宽泛地指称一系列疾病，并具有地域差异性。宋代《邵氏见闻后录》载：“夔州古名胸臆，胸，音蠢，又音劬；臆，如尹反，又音忍，蚯蚓也，至今其地多此物；春秋时，人苦寒热疾，谓之蚯蚓瘴云。”^①因夔州地多蚯蚓，故当地的“寒热疾”便被命名为“蚯蚓瘴”。“黄茅瘴”的得名机制，或也于此相似：即地多黄茅（地筋），甚至是普通的黄色草类。

比较“黄茅瘴”和其（疑似）同义概念，“菊花”“桂花”“禾黄”在物候上的指向性比“黄茅”要强。从“芒茅枯时，瘴疫大作”，瘴起时“暑雨下湿，黄茅上蒸”^②，“惟茅生之叶端焦黄，时暑湿郁然，人行茅间，为气所欣”等描述来看，在瘴气生成的情境下，“黄茅”的指示性较强，这可能是它能够被较为广泛地采用的原因。由此可见，“黄茅瘴”约定俗成的得名方式，或来源于其较强的“情境感”。

无独有偶，内含病理定位思想的“冷瘴”一名与“黄茅瘴”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：一、它也可以指多种疾病，除了疟疾外，还可以指称高原反应。^③二、该观念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性，作为疟疾的“冷瘴”一般分布于南方，作为高原反应的“冷瘴”则多发生在西部高原地区。由此可见，“黄茅瘴”的一些特点，或能反应古代瘴名的某些共性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）

本文责编：杨卓轩

① 邵博著，李剑雄、刘德权点校：《邵氏见闻录》卷26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207页。

② 岑参：《招北客文》，《岑嘉州诗笺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整理本，第812页。

③ 参见王子今：《汉晋时代的“瘴气之害”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06年第3期。